

喧賓奪主

摩那·白蘭德著

新文藝出版社

喧 宾 夺 主

摩那·白蘭德著

張 丹 子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本剧通过对一个刚从英國來到馬來亞的英國小姐的描寫，揭露了英國殖民主义者掠夺馬來亞人民的真相，反映了英國廣大人民对殖民制度的譴責和抗議。

这个英國小姐原來是到馬來亞跟她的未婚夫結婚的，可是，她目击了那群包括她的未婚夫在內的殖民主义者的猙獰丑惡的面目和狂妄無耻的行动后，义憤填胸，毅然重返英國。

这个剧本曾在英國遭到禁演。

Mona Brand

Strangers in the Land

根据 Lawrence and Wishart Ltd., London,

1954年英文本譯

喧 宾 夺 主

摩那·白蘭德著

張 朋 子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華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280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1/2 字數 51,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4,500 定價(7) 0.24 元

人 物

——依出場序

沈礼——男管家

克蕾絲丁·華蘭

乔爱絲·史倔特

約翰·吉福(吉夫)

道格勒斯·史倔特

罗德力克·霍華

牟芬·斯班賽

南恩·潑萊斯

貝錫尔·潑萊斯

唐·斯班賽

布景 一个馬來亞農場主的平屋的客廳。

第一幕

第一場——一九五二年四月上旬某天下午。

第二場——同日，夜半光景。

第二幕

第一場——次日，午餐前不久。

第二場——一星期以后，傍晚。

第一幕

第一場

——一九五二年四月上旬某天下午

布景是馬來亞一个農場主的平屋的客廳。

農場是道格勒斯·史倔特和約翰·吉福兩人合伙的。史倔特因为錢多，占了比較多的股份。

客廳布置得很舒適，舞台中后有兩扇門通向走廊。白天，門上挂着一幅精致的竹簾，竹簾正中有一扇小門(向上卷起)，以便進出。

台后，走廊進口的右边，有一座半圓形的小酒吧。酒吧上面，在一頂遮陽帽的兩旁，挂着兩頂便帽。一頂別着一枚銀星的帽徽，另一頂別着一枚紅星的帽徽，那頂遮陽帽的帽檐給子彈打掉了一部分。客廳的左右兩边各有一扇門。右門通向厨房、餐廳等等地方。左門通向臥室、浴室和育兒室。我們看到的這間客廳顯得又涼爽又雅致，鋪陈时式，帷幕、坐椅、長沙發或者睡榻，都是合乎熱帶的。屋子里擺着各种花木和盆栽，透过台后左面牆上的窗口，可以看見一棵花朵盛开的紫葳樹。

几幅頗为風雅的落地窗帷，白天拉向竹簾兩边，晚上可以拉嚴起來。它是用畢卡索式圖案的美術料子做成的。此外是一兩只跟窗帷相配的椅墊，壁上还挂着兩幅画。

木条嵌花的地板，上面某处也許鋪有一方老虎皮或豹皮。

幕啓時台上空無一人。走廊外有一輛汽車駛近的聲音。男管家沈禮推右門上，讓那扇門开着，飛快地走到走廊門口，朝外望了望。於是匆忙回到他剛开着的門前喊着：

沈禮 他們來啦！把一切都准备好——快点！（回到走廊門口。

可以聽見乔愛絲·史佩特的聲音）

乔愛絲（內聲）多謝，克郎蕭軍曹，把行李放下好了——我叫佣人來拿。（沈禮急忙奔回右門跟前）

沈禮 一輛軍車！

乔愛絲（內聲）沈禮！

沈禮 來啦，太太！（從走廊門口下。克蕾絲丁·華蘭上。她是一位年約二十五歲的漂亮姑娘，穿着一身夏裝。她站着欣賞一下屋子，於是慢慢地在屋子裡來回走着。她腕上帶着一只華美的闊面手鐲）

乔愛絲（內聲）不進來喝杯酒，軍曹？（這時可以從門口看到她了）

軍曹（內聲）不，謝謝——我還是回去的好。再見，史佩特太太。

乔愛絲 再見。（汽車开动，她站着揮手。沈禮提着克蕾絲丁的兩只手提包上。乔愛絲跟着進來。她是一位三十歲上下的丰姿动人的妇人，有着一种自信力頗强的神情）

乔愛絲 沈禮，把手提包放到華蘭小姐的屋子裡去。

沈禮 是，太太。

乔愛絲 一切都給華蘭小姐准备好了嗎？

沈禮 准备好了，太太，一切都准备好了。（提着手提包走向台左）

乔愛絲 家裡沒出什么事吧，沈禮？——孩子們……

沈禮 他們都在育兒室裡睡了，太太。

乔爱絲 謝謝你，你去吧。（他由左下）

克蕾絲 乔爱絲——这地方真好！

乔爱絲 哦。——你喜欢嗎？

克蕾絲 我很喜欢——这么寬敞、漂亮——而且，还很安靜。

乔爱絲 道格勒斯很喜欢这屋子，我起先还怕他不喜欢呢。你瞧这些窗帷有趣嗎？这是我上次回國在武士桥買來的。

克蕾絲 乔爱絲，你真聰明。噯，我真希望我能把我們的地方弄得像这里一样有趣。

乔爱絲 噢，你当然能行，親愛的！你現在可要去洗洗澡，換換衣服——还是先喝点东西？

克蕾絲 啊，还是先喝点东西吧，我口干得很。想必是天气热的緣故。剛才穿过叢林那趟車子真是太愉快了，就是有点受不了——全是一片碧綠的奇形怪狀的樹木。

乔爱絲 对了，你准是累了。我們倆且坐一会儿，时候还多着呐——我看他們这两个人，不見得就会回来。（走到左門，叫着）沈礼！（回到原处）不过我們可別把鐘点忘了。我想，罗德力克沒來之前，你要不要修飾一下？

克蕾絲 （笑着）哦，对了，我看还是按着規矩办的好，不过，我就这样兒，我想他也不会見怪吧。

乔爱絲 親愛的，他可喜欢你啦。打你一离开扫桑波敦，他就老念着，“只有二十天了，只有十九天了……”

克蕾絲 親愛的罗德！

乔爱絲 他沒能到吉隆坡去接你，真是太难受了。說老实，他听到这次要叫他到北面去，我想他为了泄泄恨，一定会看到一个馬來亞人就殺一个的！——

沈 礼 （說到末了一句話時，從左門上）您叫我，太太！

乔爱絲 唔，沈礼——酒。來点什么，克蕾絲？

克蕾絲 我热得很——可以的話，我想喝大量的凉东西。

乔爱絲 什么——只是果汁什么的？

克蕾絲 对，劳您駕。（不安地笑着）挺怪嗎？这些規矩我得快点学学呢。

乔爱絲 親愛的，你要什么，总是合規矩的。喂，給華蘭小姐做一杯檸檬汁，給我一杯杜松子燒酒。

沈 礼 是，太太。（他走到酒吧后面去，拿了一瓶酒和兩只杯子，从右边下）

克蕾絲 乔爱絲，听到你叫杜松子燒酒倒是奇怪！

乔爱絲 見鬼！我不知道爸爸会怎么說——不过，噯，在馬來亞就得这样。

克蕾絲 我动身之前，去梭雷看过他一次。

乔爱絲 噯，老爸爸——是的，他寫信告訴过我。我耽心他太寂寞了。

克蕾絲 （坐立不安地从椅子上跳了起來）噢，乔爱絲，我多兴奋，我簡直不相信真的到這兒了。這間屋子真舒服，真舒服。

乔爱絲 你別把自己弄得太累呀，親愛的——你会太緊張的。來歇會兒！

克蕾絲 噢，不行。（她以半跳舞姿勢，在屋子里四下旋轉，在酒吧前停住）你想——你們還有自己的酒吧。

乔爱絲 我們這兒多半都有这东西。

克蕾絲 （看着酒吧上面的便帽）这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乔爱絲 你說什么？

克蕾絲 那三頂帽子。道格勒斯的帽子給放在这么个古怪地方。

乔爱絲 这几頂帽子并不都是道格勒斯的——現在可算是他的了。他……呃，这件事，我且不告訴你，你得去問他——这是他的一段事情。

克蕾絲 啊，我会問他。从今以后我要問的可多呢。我是坐船來的，我对你講过沒有，乔爱絲？我遇到几个妙人。他們在科倫坡上了岸，我跟他們在那兒玩了一天——是一对印度夫妇。他們倆真有趣。

乔爱絲 是嗎。親愛的？啊，我可不能忘記，該馬上到厨房里去看一下。我吩咐他們給道格勒斯預備了他愛吃的菜，可是，对傭人們你总得留点神。

克蕾絲 你真能干，乔爱絲。我真希望我將來不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才好。

乔爱絲 你怎么会？

克蕾絲 噯，也許不至于，可是，尽是些沒經歷过的事。你知道，我本來以为我不喜欢坐海船，誰想这次我倒坐得挺愉快——就因为这一对印度夫妇的緣故。一切都很有趣——可是，后来船上的侍者把罗德打來的，說是不能来接我的电报拿給我，乔爱絲，你可会相信，我忍不住哭了一场！

乔爱絲 这没什么奇怪——換了我也会这样。我們心里也非常不安。罗德得把婚礼攔下來，心里真恨透了，可实在也沒有办法。斯班賽那兒附近尽鬧乱子——那地方就靠近罗德買的那塊農場——你們的農場。事情鬧得非常厉

害——最近甚至还鬧到這一帶來。

克蕾絲 乔愛絲，到底發生了什么事？罗德为什么要出門？一切都叫人摸不清楚。

乔愛絲 斯班賽那兒附近，一直就怕有埋伏。你知道，罗德跟道格勒斯兩人都是特別警官。

克蕾絲 罗德可沒有跟我提起過。

乔愛絲 他沒提起過？噢，想來是他不願意叫你擔憂吧——一直就打得相當厲害。于是上个禮拜來了个電話，要他們立刻出發。

克蕾絲 他們……他們都武裝的嗎？

乔愛絲 什么，親愛的，那用說！所以你知道，罗德跟道格勒斯出發之前，差不多連發電報給你的工夫都沒有。那天打發他們動身，真是亂得一天星斗似的。我硬要他們倆帶一套替換的衣服去。當時道格勒斯還嘀咕呢，可是，他現在准想換換衣服了——他們已經去了五天了。

克蕾絲 可是，乔愛絲，這就是說，家里就只留下了你，跟几个孩子，和几个傭人了。这不碍事嗎？

乔愛絲 这得碰运气了。孩子們的育兒室有沙袋圍住，有一个挺忠心的保姆在照管他們——一个中國奶媽——她跟孩子們是刻不離身的。并且，也不光是留下了我——还有農場的監工，跟吉夫。

克蕾絲 吉夫？

乔愛絲 就是約翰·吉福。不錯——你還沒見過吉夫呢。他是道格勒斯的合伙股東——他們倆相識多年了——打从牛津大學認識到現在。劝道格勒斯到馬來亞來跟他一起

搞農場的，就是這位吉夫。如今道格勒斯的股份算是最多的了。在日本人占領的時候，這塊農場本來已經給毀得稀爛，要辦下去，就需要一筆資金，因此吉夫就寫信給道格勒斯——這麼着，我們就決定來了。

克蕾絲 可是，道格勒斯從前沒有到過馬來亞嗎？

喬愛絲 大戰時期到過——不過那時候，他對這兒也不很了解。他多半待在新加坡。

克蕾絲 喬愛絲，你說他們可有危險嗎？他們倆今天可一定能夠回來——道格勒斯跟羅德？

喬愛絲（堅決地）我知道他們准會回來！克蕾絲，我就靠這一種想法，才支持得了這些夢魘的事情。我老是对自己說，我知道道格勒斯一定平安無事。至于他可能會發生什麼意外，那就想像不出了。他昨天晚上打電話來說，他們大約在下午喝茶的時候可以到家，這就是我盼望他來的時間。我準備他回來。克蕾絲，你以後也得這樣啊。

克蕾絲 你真是勇敢極了。我只要能夠像你這樣，喬愛絲，我就不会給羅德丟臉啦！

喬愛絲 別傻啦——你自然能行！

克蕾絲（微笑）這話聽起來倒像是你從前的樣子，那時候，我常常到教區長那兒去住。那班打網球的！按照我們家庭的經濟境況，我決沒有學玩這玩意兒的念頭，所以我老覺得自己呆頭呆腦的。可是你，喬愛絲說了，“你能行”，後來不知怎麼搞的，我也就學會了！

喬愛絲（微笑）你那時候還是那麼一個小姑娘呢！（臉色漸變冷酷）可是在馬來亞，一個人會學到一種比自信更強的東

西——一种只有它才可以叫人支持得下去的东西。

克蕾絲 你这是什么意思？（沈礼端着搁在盘子里的飲料上）

乔爱絲 噢，我們暫且別談这个——喝的东西來了。

乔爱絲 （沈礼侍奉飲料）沈礼，吉福先生可知道華蘭小姐到了？

沈礼 知道了，太太。他起先在睡覺，現在他在洗澡啦。

乔爱絲 （对克蕾絲）吉夫那个午睡啊，無論如何也少不掉。

在吉夫身上，一点兒英國人的勁头都找不出來。沈礼，先生快回家了，霍華先生也要來了。今兒晚上，我們要小小的請一次客，我想酒大概够了。

克蕾絲 請客！

沈礼 請多少客人，太太？

乔爱絲 噢，就添四个人。那总不至于会把酒庫喝干了吧？

沈礼 （帶笑地）噢，这得看……（当乔爱絲露出她并不欣賞他这种說法的神色时，他的臉板住了）酒会够的，太太。（走下）

乔爱絲 有时候，我覺得沈礼對我們越來越太随便了。道格勒斯因为沈礼当过他的貼心的馬弁之类的差事，不願听到別人說他一句坏話。可是按馬來亞的情形說來，我認為把土人慣得不当你主人看待，可不見得有什么好处。毛病一大半出在这一層——战争把他們給搞坏了，你想，那么許多欧洲人，都为了不得不逃开日本人而丢了臉。克蕾絲丁，你喝的东西怎么样？

克蕾絲 好極了！沈礼——他名字就叫沈礼？——他英國話好像說得不坏。你們的佣人全都像他說得这样好嗎？

乔爱絲 不，他是道格勒斯教的，他人也算聪明。我想，英國話

講得好坏倒無所謂，說究竟还是因为有人信得过他。(吉夫來到走廊門口，站着注視她們。他身材瘦長，年近四十。走路時偶或垂頭彎腰) 他家住在宋街·繆商——就在我們剛才走過的那條大路下首的一個“坎蓬”(就是村子的意思) 看着他對他們隨便哪一個人擺出那副了不起的神氣，真是怪有趣的——那麼鼻孔朝天的把車子開了過去。他對道格勒斯真是十分忠心，他可就懂得哪個是主人。

吉夫 (拍手喝采) 好啊!

乔愛絲 (吃驚) 哎唷，吉夫，你这坏东西。我还当你是个土匪呢!

吉夫 我就是个土匪——可以進來嗎?

乔愛絲 当然可以。來會會克蕾絲丁。約翰·吉福，克蕾絲丁·華蘭。

吉夫
克蕾絲 你好?

吉夫 对不起，華蘭小姐，我沒有在門口恭候你。

乔愛絲 噢，吉夫，克蕾絲，得啦。馬來亞的生活太緊張了，沒法來這一套禮數啦。

吉夫 喏，乔愛絲! 你就隨我的便吧。你就不懂得随机应变，就是在馬來亞先來个小小的禮數開場，还是有条件的啊。

乔愛絲 好吧，那麼，我就隨你去講禮數吧。你陪克蕾絲丁談談，我去看看孩子去。孩子的事情要問你，許是白搭——他們給拐走了，你也不会知道!

吉夫 那我准會聽見他們的哭聲。

克蕾絲 他們醒了請你告訴我。我真想再看到安琪拉。

乔爱絲 你不会認得她了——九个月的孩子，可長得真大。等
会她看見你，要是哇的哭起來，你可別吓一跳——你給她
行过命名礼，她不会記得了。

克蕾絲 我好像还記得她那时候的哭声呢！

乔爱絲 她真像个空襲警报！可是旦尼倒老是問起他的克蕾
絲姨媽几时得來。他至少要跟你談上一大套。

克蕾絲 多可爱！

乔爱絲 好吧，我一会兒就來，來照料你洗澡。（向左門下。吉
夫在仔細端詳克蕾絲。啞場片刻）

吉夫 你不是的吧？

克蕾絲 我不是什么？

吉夫 他們的姨媽。

克蕾絲 哦，不是——并不是真的。

吉夫 那好。我剛才說到哪兒啦？

克蕾絲 我想，你是因为沒在門口接我，在向我道歉。

吉夫 啊，对了。

克蕾絲 不过我想，你很忙吧。

吉夫 过得挺有趣。正做着我的好夢呢。

克蕾絲 真的？大概接下來該我說“你夢着什么呀？”

吉夫 謝謝你！我夢着英格蘭。

克蕾絲 （开玩笑地）噢，多动人！

吉夫 这算是我僅有的真正的乐趣之一了。

克蕾絲 那么，回國去看看真正的东西，豈不更实际些么？

吉夫 什么！我自己剝夺掉我的最美好的夢想。（走向酒吧）你
要喝什么？

克蕾絲 謝謝你——我剛喝過。

吉夫 那麼，你是準備再開始喝一杯了。

克蕾絲 謝謝你，不喝了。

吉夫 哦，來吧——你剛開始喝呢。（給自己斟了一杯威士忌酒）

克蕾絲 吉福先生，你那隨機應變的道理跑到哪兒去了？

吉夫 （擎着酒杯走向她）你干嗎到馬來亞來呀？

克蕾絲 我想，這是普通的常識吧。

吉夫 傳說你要跟霍華先生結婚了。

克蕾絲 那麼，傳說倒也有一次說對了。

吉夫 （用捏着酒杯的手擦着腦袋，扭歪着面孔）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個好主意。（她揚起了眉毛）哦，可別生氣。我不過是想把這件事引到焦點上來罷了——你，跟他——他，跟你。
噢，我可斷不定。

克蕾絲 那麼，等你想定了，或許我們可以再來討論吧。

吉夫 對，反正時間有的是。（一飲而盡，又去斟酒）你覺得馬來亞怎麼樣？

克蕾絲 我才不過來了兩天吶……

吉夫 我正是這個意思。你的印象怎麼樣，華蘭小姐？這兒的氣候你可喜歡？這兒的姑娘們你覺得怎麼樣？

克蕾絲 （溫了下來）真的，你真叫人回答不上。

吉夫 還有——最最要緊的——你站在哪一邊？

克蕾絲 哪一邊？

吉夫 對了，你總得站在一邊啊。你知道，現在正在打仗吶。

要緊的是要明白槍口該指着什麼地方——這一點最要緊。

克蕾絲 我希望我不把槍口指着任何地方。

吉夫 啊，你希望。（走向酒吧，站在酒吧前，瞧着那頂帽子）

克蕾絲（有點氣惱）你可是想吓唬我？（他緩緩搖頭）我明白我胆子小——說什麼也不會有——比方說，像乔愛絲的那股勇敢勁兒——可是……你哪能問出我站在哪一邊這樣的話來？

吉夫（轉過身來，面向着她。注視了她好一會兒）是啊，哪能問出這話來？

克蕾絲（鎮靜地，真正生了氣）我真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聽說熱帶氣候會影響人！

吉夫 啊，你看過桑麥賽特·莫姆^①的書吧。（她不耐煩地走開）你知道，克蕾絲丁，你使我想起——立刻想起——一個我一度認識的人來……一個挺親密的人。

克蕾絲（冷淡地）是嗎？

吉夫 一位女教師。她後來嫁給了一位社會主義者。你是當教師的嗎？

克蕾絲 不是。

吉夫 唔，不是——我倒不大看得出你該歸到哪一類人裏面去。我得再試試看。

克蕾絲 難道這也是要緊的嗎？

吉夫 噢，很要緊。（又斟了一杯）讓我看，該把你歸到哪兒去，我認為該把你放在攝政王大街的那些大櫥窗裏去，穿上了長裙。（她忍不住微笑起來）我說的對嗎？哦，說對了——

① 威廉·桑麥賽特·莫姆（一八七四——），英國劇作家、小說家。

我知道！

克蕾絲 大致对了——不过，不是在攝政王大街上。

吉夫 噢，在哪一条街都無關緊要。喏，回到我那位女教師吧。她也是个理想主义者。

克蕾絲 怎么搞的，你为什么認為我有理想？

吉夫 因为我对这些事情鼻子灵得很，哪怕它在一哩之外也能嗅得出來。

克蕾絲 你那位女教師拿她的理想怎么办呢？

吉夫 就这么藏着——真該死！

克蕾絲 那太可惜了。（停頓）你为什么認為我不喜欢馬來亞？

吉夫 我並沒有这么說過。

克蕾絲 我猜你是認為我不能適應環境。

吉夫 你現在不能適應，可是慢慢地，咳，你就会合轍了！

克蕾絲 你認為我不屬於這一個世界。我意思說，不屬於乔愛絲和道格勒斯的……

（沈禮从右門上，收集酒杯，各處收拾了一下。）

吉夫 親愛的，我們大家都是屬於這一個世界的。我們可以說，我們有些人比別人更要鑽到那里面去。

克蕾絲 你干嗎一定要这样打比喻說話呢？

吉夫 因为我就是这么一种人——有点宗教氣息！

克蕾絲 （大笑）呵，你这呆子。我以后倒不把你当真了，要不然，可要自找煩惱哩。

乔愛絲 （克蕾絲說到臨末一句話時，从左門上）哦，我很高兴，你們兩個人倒很合得來。克蕾絲，親愛的，我真个認為你應該去換換衣服了——說不定羅德隨時就會到的。